

美術叢書

初集第七輯
一册



初集第七輯

美術叢書

神州國光社刊

辛亥子孟春初刊戊辰十月復印



民國廿五年夏三版重訂續完

師範學校

376527

昭和 13.8.26

美術叢書初集第七輯目錄

臨池心解

朱和羹

學畫淺說

王槩

學古編

吾丘衍

附三十五舉校勘記

姚覲元

續三十五舉

桂馥

再續三十五舉

姚晏

續三十五舉

黃子高

端溪硯石考

高兆

享金簿

孔尙任

草金

丹尚治

蘇美

高兆

蘇美
戊辰十月復

蘇美

謝晏

蘇美

封贈

蘇美

蘇美

吾五

蘇美

王

蘇美

未

美南

臨池心解序

自來論書之作都証釋古刻評泊名蹟以自成著錄鮮有出心得以爲書家標準者竊謂書者著也文章原本道誼而書爲文所由著書之醇疵由其人之性情學問攸殊遂分途而不相合而後人持論亦各因其人性情學問之所近以爲取舍苟其人長於論古必能自道所得闡發秘奧具有懸解雖未必盡衷諸一是要其言不能廢也且必其學問之淵雅性情之敦篤達於事理工爲文章者也夫書爲心畫得之於心者應之於手悟之於心者達之於言言不盡廢將歷久而可爲後學導夫先路者在此矣然世傳右軍筆勢論孫虔禮猶詆爲文鄙理疎意乖言拙則著述之信後不綦難哉朱君指山嗜書四十餘年可謂勤且專矣往往即叢殘之義偶觸之思及夫簡策小言竇

座燕語心有所屬隨筆錄之所著臨池心解一書吾不知與過庭書譜海岳
名言其指趣離合識力深淺若何惟皆從閱歷甘苦中來不爲偏宕之談刻
激之論庶幾斯言可不廢歟詰嗣運鴻懼手澤久湮亟謀剞劂而屬序於余
余非知書者姑應其請而綴辭焉

咸豐二年壬子八月之望嘉定程庭鷺撰

洞庭東山鄭二峨余二十年前老友也每至郡城必過余館舍談文論古媿
媿不倦間稱其姻朱君指山工詩善書收藏古人名蹟甚富約余入山作數
日叙朱君知之亦屢屬二峨向余敦促余卒卒不果殊以爲愧今年夏二峨
有江北之行過余話別一見即黯然曰君屢約不入山指山已病歿無緣見
面矣指山所著臨池心解一編君閱之當如見指山也余展玩累日凡書學
之源流法度以及用筆用墨之秘無不鑿鑿言之要自一生閱歷得來不失
之偏不同於襲非於古人闡奧實能神而明之者歟余弱冠即喜學書迄今
四十餘年古人筆意不得毫末似近復以病臂廢書觀指山是編益使余慚
且憾焉哲嗣運鴻善承先志付梓以公同好行見是編一出臨池家奉爲津
梁凡世之未見指山者皆如見指山焉指山不死矣二峨久闊即以此文復

臨池心解

吳縣朱和羹指山著

學書須先明源流次諳法度次明傳習之異同源流者書有十體六體五體之類以及其所自始也法度者間架結構之類以及精神氣魄寄於用筆用墨是也傳習異同者魏晉之書與唐宋各別魏晉去漢未遠故其書點畫絲轉自然古意流露索衛屬一臺二妙二王妙蹟天骨開張唐宋人雖由此出畢竟氣味不同前則歐虞褚薛後則米蔡蘇黃何嘗不各自成家亦幾於父子不相承襲知有異有同有異而實同有同而實異方悟得萬千變化也作字須有操縱起筆處極意縱去回轉處竭力騰挪自然結構穩愜所謂百丈游絲在掌中也

有同一字而用筆絕不相類者懷寧鄧完白授包慎伯筆法云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此可悟間架之法

執筆貴緊不貴鬆余執筆非不緊每於豎畫常形屈曲後悟一味緊執直下未爲融洽須起筆頓足然後走下中間略提至末回顧庶幾心手雙暢臨池切不可有忽筆何謂忽筆行間摺搭稍難不顧章法昧然一筆是也忽筆或竟無疵然與其忽略而無疵何如沉着而不苟蓋筆筆不苟久之方沉着有進境倘不從難處配搭那得深穩

正鋒取勁側筆取妍王羲之書蘭亭取妍處時帶側筆余每見秋鷹搏兔先於空際盤旋然後側翅一掠翩然下攫悟作書一味執筆直下斷不能因勢取妍也所以論右軍書者每稱其鸞翔鳳翥

偏鋒正鋒之說古來無之無論右軍不廢偏鋒即旭素草書時有一二蘇黃則全用文待詔祝京兆亦時藉以取態何損耶若解大紳馬應圖輩縱盡出正鋒何救惡札

今人筆法且不論試與論墨法尤茫乎若迷矣舊傳徐鉉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思翁言坡公所書赤壁賦全用正筆欲透紙背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殊非石刻所能傳此皆用墨到極微妙地位亦書家莫傳之秘也

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言筆筆有起訖耳然行書筆斷而後起者易會草書筆斷而後起者難悟倘從草書會其用筆則探驪得珠矣

作文須立身題巔從空處落想到得空處自然不脫不黏作畫到得空處自

然超渾灑脫作書何獨不然

作書要發揮自己性靈切莫寄人籬下凡臨摹各家不過竊取其用筆非規規形似也近世每臨一家止摹仿其筆畫至於用意入神全不領會要知得形似者有盡而領神味者無窮東坡自謂懸書壁間觀之所取得其大意正指此也若趙承旨不能補米顛海月賦則轉爲臨摹所困矣

字畫承接處第一要輕捷不着筆墨痕如羚羊挂角學者工夫精熟自能心靈手敏然便捷須精熟轉折須暗過方知折釵股之妙暗過處又要留處行行處留乃得真訣

東坡云執筆無定法要以指實掌虛爲主指實如紙鳶乘風不得有一微隙否則不能扶搖而上掌虛如御車坦道不得有一窒礙否則不能縱送自如

吾更謂執筆如鎗法左右前後偏鋒正鋒必隨勢轉之一氣貫注操縱在心時亦微帶側意運掉更靈柳公權論心正筆正論其理也余論執筆論其勢也

作字以精氣神爲主落筆處要力量橫勒處要波折轉捩處要圓勁直下處要提頓挑趨處要挺拔承接處要沉着映帶處要含蓄結局處要回顧操之縱之六轡在手解衣磅礴色舞眉飛董思翁云作字須攢捉即米元章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意也會得此意便是作家彼纖媚取悅或用筆粗獷自謂古致者何足論哉

臨書異於摹書蓋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則經意不經意之別也

孫過庭云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善用筆者真草並擅推之大小莫不皆然近有擅此不擅彼者不過偏長耳究之大字不足小字闕促未見其盡善也

臨池之法不外結體用筆結體之功在學力而用筆之妙關性靈苟非多閱古書多臨古帖融會於胸次未易指揮如意也能如秋鷹搏兔碧落摩空目光四射用筆之法得之矣昔稱蔡忠惠書歐陽公畫錦堂記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竢合作而後用之世謂之百衲碑此言結體之加意也

作草於承接處最要體會有一筆關照兩筆者有一筆關照數筆者切不可直往直來

楷法與作行草用筆一理作楷不以行草之筆出之則全無血脉行草不以

作楷之筆出之則全無起訖書譜云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吾意楷須融洽行草須分明

臨帖須先觀字之起筆落筆抑揚頓挫左右縈拂上下銜接書譜云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梢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銚吾意臨字之要在中竅至於點畫之工整猶後也

撥鐙之法爲古來執筆一要訣所謂撥鐙者撇捺鈎揭抵拒導送是也近有以三指執筆名小二指反掀起自謂虛掌之極不知撥鐙法小指貼名指上三指導送往來耳更有以四指齊排管上者將何以導送抵拒乎其法始於右軍傳於晉唐後人留意者絕少思翁從徐季海三藏碑悟此尙歎覓解人不得也

作書從平正一路作基則結體深穩不致流於空滑書譜云初學分布但求平正險絕之後復歸平正蓋非板滯之謂仍要銜接有氣勢起訖有頓折寫真一如寫行草方不類算子書耳雖古人書皆以奇宕爲主不取平正然爲初學說法不敢超乘而上也

元章書天矯跌宕世咸稱其自創一法不知其全學陸柬之頭陀寺碑陸書

少傳世元章亦闕不言耳

陸官司儀虞世南甥

東坡書世謂其學徐浩其實出於王僧

虔又雜以顏常山法後人遂不知其入手所自皆學古而善變者也

小楷難小草尤難楷以法勝草以神勝法可勉強合神非絕跡無行地不能超脫八法之外游行九宮之中褚登善陰符經參以急就以楷法行之遂爲千古絕作其後無聞焉祝京兆大草深得右軍神理而時露儉氣小草則頓

宥純和行間茂密亦復丰致蕭遠庶幾媲美褚公

作書貴一氣貫注凡作一字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應打疊一片方爲盡善盡美即此推之數字數行數十行總在精神團結神不外散如論詩者比之五言長城四十賢人意也

世傳蘇行書署名艸頭右先橫米行書署名艸頭右先直然芾字上半从艸並非艸即芾字省文耳僞米跡則直於草頭下加市字豈海嶽善書乃至自誤其名乎按米書款自元祐六年以前皆作黻六年以後改書作芾即署名一字可以辨真僞並可辨真跡作書之前後

作字有主筆則紀綱不紊寫山水家萬壑千巖經營滿幅其中要先立主峯主峯立定其餘層巒疊嶂旁見側出皆血脉流通作書之法亦如之每字中

立定主筆凡布局展勢結構操縱側瀉力撐皆主筆左右之也有此主筆四面呼吸相通

古來善書者多善畫善畫者多善書書與畫殊途同歸也畫石如飛白畫木如籀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郭熙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溫日觀之葡萄皆自書法中得來此畫之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如鵠頭虎爪倒薤偃波龍鳳麟龜魚蟲雲鳥犬兔科斗之屬又如錐畫沙印印泥折釵股屋漏痕高峯墜石百歲枯籐驚蛇入草龍跳虎臥戲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諸喻書之與畫通者也覽韓退之送高閒上人序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畫相通之理益信

信筆是作書一病廻腕藏鋒處處留得筆住始免率直大凡一畫起筆要逆

中間要豐實收處要回顧如天上之陣雲一豎起筆要力頓中間要提運住筆要凝重或如垂露或如懸針或如百歲枯籐各視體勢爲之唐太宗云豎畫起不頓住走下雖短不能直凡一點起處逆入中間拈頓住處出鋒鈎轉處要行處留留處行思翁云須懸腕須正鋒此皆破信筆之病

先民有言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渴不欲太瘦瘦則形枯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乃爲合作余則謂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無己則肉勝不如骨勝多露不如多藏

字以骨力爲主書譜所云衆妙攸歸務存骨氣也余書素惡佻達故於顏柳歐褚及北海書日夕參摹未敢以妍媚取悅也客曰君於八法用筆結體已自明悉每嫌骨力多而妍媚少故時人都不悅君書余曰惟其骨力多方合

古人惟其不悅時目正是進步

右軍禊帖多任靖代書蓋靖學於右軍大令又學於靖也事見陶宏景與武帝論書啟然歷代書家傳記多佚靖名可知得傳與否有幸有不幸當時絕藝後世湮沒不著者固已多矣

凡臨摹須專力一家然後以各家縱覽揣摩自然胸中鑿飫腕下精熟久之眼光廣闊志趣高深集衆長以爲己有方得出羣境地若未到此境地便冀移情感悟安可得耶

雲間李待問字存我自許書法出董宗伯上凡遇寺院有宗伯題額者輒另書列其旁欲以爭勝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又傳宗伯以李書留後必掩己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即焚之

故李書至今絕少此與趙松雪焚鮮于伯機書正同此必屬附會之說趙董大家天姿學問俱可籠罩一切若沾沾懷忌嫉心則識量淺隘藝必不能精造矣

筆墨二字時人都不講究要知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筆實則墨沉筆浮則墨漂倫筆墨不能沉着施之金石尤弱態畢露矣

楷法用墨欲腴用筆欲圓轉而有勁乃墨瀋癡肥絕無鋒穎似龜鼈之縮項足行草須宛轉回向沉着收束乃似枯槁敗蔓縱橫道上而云出自魏武鍾傅顛旭狂素墮入惡道良可憫也

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宋齊間人語也買褚得薛不落節唐中睿之季人語也蓋時重大令書而羊敬元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時重河南書而薛少保

爲河南甥妙有河南法二事可成切對亦可見一脈相傳評騭自有公論也
小楷最不易工元章但有行押偶一作楷亦但妍媚取態耳每論宋楷以吳
傅朋說爲第一明楷以文衡山爲第一然畢竟子昂得黃庭樂毅法居多邢
子愿謂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唐宋人皆不及也

不能多見古人墨蹟惟求佳本碑帖雖殘缺亦皆可寶趙承旨云得古人石
刻數行專心學之何患不名世數行能悟即千百行用筆一例也觀能書者
僅得數字揣摩便自成體無他專心既久悟其用筆用墨及結體之法供我
運用耳世之專求彙帖而棄殘缺不全者徒誇收藏之富焉知古人精神所
在哉

作書當悟波折之法蓋點畫長短各有分寸隨其體而結之不能泥於成見

倘字本用長而長者不安則就其短而施之字本用短而短者不足則就其長而滿之若執着成見凝滯於胸終不能參以活法運用必致如書譜所云任筆爲體聚墨成形矣雖參活法亦自有一定不易之勢奔放馳驟不越範圍所謂師古而不泥於古則得之

用筆到毫髮細處亦必用全力赴之然細處用力最難如度曲遇低調低字要婉轉清徹仍須有稜角不可含糊過去如畫人物衣摺之游絲紋全見力量筆筆貫以精神

南田與石谷論書畫一則語有精理其論思翁書云凡人往往以己所足處求進服習既久必至偏重習氣亦由此生習氣者即用力之過不能適補其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是以藝成而習亦隨之惟思翁用力之

久如瘠者飲藥令舉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騰溢故寧見不足毋使有餘其
自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澹此真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也

筆在意先實非易事窮微測奧通乎神解方到此高妙境地夫逐字臨摹先
定位置次玩承接循其伸縮攢捉細心體認筆不妄下胸有成竹所謂意在
筆先也安能如筆在意先者之超超元箸哉

書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
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
功文章風節著者代不乏人論世者慕其人益重其書書人遂並不朽於千
古歐陽永叔嘗以蔡端明比漢儒者又考端明教閩士以經術實爲晦庵之
先聲世稱宋人書必舉蘇黃米蔡蔡者謂京也京書姿媚何嘗不可傳後人

惡其爲人斥去之而進端明於東坡山谷元章之列然則士君子雖有絕藝而立身一敗爲世所羞可不爲殷鑒哉

竊見今之學歐柳者盡去其肉學趙董者盡去其骨不知歐柳之雷霆精銳不少風神風神者骨中帶肉也趙董之冰雪聰明自多老勁老勁者肉中帶骨也有志臨池者當以慧眼區別之

退之斥右軍爲俗書而譽其叔父擇木八分至史籀石鼓則曰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後世迂生因以嗤八法不足學夫筆札之妙固無與於經濟學術然篆隸行草祇是古今異宜耳即能斯能冰又於經濟學術何與退之直榮古虐今後之不能書而噲書者所爲行鉢不得詐道不饑也然書雖六藝事而未嘗不進乎道非其胸中空洞無物則化工生氣不能入而

居之則卽摹鍾刻索只成一染紙匠耳惟與造物者游而又加以學力然後能生動能生動然後入規矩入規矩然後曲亦中乎繩而直亦中乎鈎所謂涉離微而通不犯蓋亦神通之本乎夙因歟

孫退谷云能學定武蘭亭一分卽有一分得力惟一學聖教則渾身板俗矣蓋懷仁此序集右軍字宋人已薄之呼爲院體謂院中習以書誥勅士夫不學也

墨不旁出爲書家上乘然非積數十年之功不能臻此妙境點如空中墜石畫如陣雲橫布鈎如折釵豎如屋漏以外不着餘物也有餘墨旁出字之累也然欲去其旁出之累初非預設成心到得純熟地步自無此病

宣州陳氏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柳公權求筆於陳先與二管遣其子進

之且曰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當退還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之遂與常筆曰先與者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右說見韋續之墨藪余謂柳公權縱不能書陳氏子孫豈尙知右軍手法者且書之爲道果筆所盡耶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心爲本而筆乃末矣右軍書聖公權直接心源豈區區惟筆是求乎此亦妄人之論也夫

作字如應對賓客一堂之上賓客滿座左右照應賓不覺其寂主不失之懈作書不能筆筆周到筆筆有起訖頓挫顛預滑過如對賓客之失其照顧也上文所云筆筆要送到亦即此意

用筆宜收斂不宜放縱放縱則氣不融和歐陽率更付善奴訣云細詳緩臨自然備體又云四面停勻八邊具備視勢結體當東西映帶意在筆先大約

勁利取勢虛和取韻二語盡之

作字點畫須要精意觀古帖中起筆之始迥不猶人結體既成終合人意蓋如善奕者布局數子幾令人莫測至收局時着着迴應處處周密此即張懷瓘用筆十法中裹束一法也

唐太宗云努法不重頓走下雖短不直嘗臨右軍作戠字虛其戈令虞世南足之以示魏徵徵曰聖作惟戈法逼真此可謂精鑒矣然太宗之反戈不如努法僅一間耳余擬反戈之法得顧盼生姿一如發矢赴的總在重頓走下故余於努法仍由反戈悟入

山谷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句蓋爲守法不變者言之字曰二王畫曰二米何嘗不守家法何嘗拘守家法不囿家法正所以善承家法也

則能守而能變之功也

東坡作書不懸腕涪翁云然涪翁目見當非妄語但腕不貼案卽能虛懸亦不在懸之太高也世人不察遂議東坡偃筆夫偃筆安得佳書耶

分行布白爲入手要訣元人所謂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否則疏處安頓尙易舒展密處安頓每形局促其實分行布白不外間架間架既定然後縱橫變化無不如志矣

作行草最貴虛實並見筆不虛則欠圓脫筆不實則欠沉着專用虛筆似近油滑僅用實筆又形滯笨虛實並見卽虛實相生書家秘法妙在能合神在能離離合之間神妙出焉此虛實兼到之謂也中鋒腕力尙矣然腕力之運行全在肘刀左右之非怒筆木強之謂余於反戈及豎畫等每形屈而不直

以專用腕力也後體會稍熟覺腕與肘呼吸相通指與筆自然合節耳法宜腕與肘指與筆一齊米下肘用力佐腕腕用力佐指指用力佐筆筆不使其稍偃衛夫人所云須盡一身之力以送之學書最宜千文九成之臺必自地起未知分布而能縱橫出奇者非所聞也松雪有篆書一本四體書一本草書一本文待詔有蠅頭小楷一本草書一本香光行書一本楷書一本此近代之最著者安得名蹟薈萃結墨池之良緣乎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宋四大家各用古法損益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已撰要是元代第一人評者乃以奴書謂之真虬蟄之撼大樹也虞伯生眞行草三體咸極其妙其年稍後孟頫而與齊名然論其出處邵庵較優以無媿名臣也

以稚筆作畫尙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斷難於筆中求骨此昔人論倪元鎮語余謂不必專論一人只此可戒學書而但求韻致者

黃庭曹娥皆稱右軍書實無確據晉宋間人書佳者流傳後世便稱右軍頗似善射者皆曰羿美女子皆曰嬀施耳古刻又不可得故思翁有謬種流傳概行掃却之說最有功初學若已入門庭則當曰與其過而棄之毋寧過而存之

作書須以整暇出之若匆忙行筆則摺搭無起訖往來無含著如治亂絲而索之矣前所論筆筆斷而復起難爲匆忙行筆者求也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四
禮考一百一十五
禮考一百一十六
禮考一百一十七
禮考一百一十八
禮考一百一十九
禮考一百二十
禮考一百二十一
禮考一百二十二
禮考一百二十三
禮考一百二十四
禮考一百二十五
禮考一百二十六
禮考一百二十七
禮考一百二十八
禮考一百二十九
禮考一百三十
禮考一百三十一
禮考一百三十二
禮考一百三十三
禮考一百三十四
禮考一百三十五
禮考一百三十六
禮考一百三十七
禮考一百三十八
禮考一百三十九
禮考一百四十
禮考一百四十一
禮考一百四十二
禮考一百四十三
禮考一百四十四
禮考一百四十五
禮考一百四十六
禮考一百四十七
禮考一百四十八
禮考一百四十九
禮考一百五十
禮考一百五十一
禮考一百五十二
禮考一百五十三
禮考一百五十四
禮考一百五十五
禮考一百五十六
禮考一百五十七
禮考一百五十八
禮考一百五十九
禮考一百六十
禮考一百六十一
禮考一百六十二
禮考一百六十三
禮考一百六十四
禮考一百六十五
禮考一百六十六
禮考一百六十七
禮考一百六十八
禮考一百六十九
禮考一百七十
禮考一百七十一
禮考一百七十二
禮考一百七十三
禮考一百七十四
禮考一百七十五
禮考一百七十六
禮考一百七十七
禮考一百七十八
禮考一百七十九
禮考一百八十
禮考一百八十一
禮考一百八十二
禮考一百八十三
禮考一百八十四
禮考一百八十五
禮考一百八十六
禮考一百八十七
禮考一百八十八
禮考一百八十九
禮考一百九十
禮考一百九十一
禮考一百九十二
禮考一百九十三
禮考一百九十四
禮考一百九十五
禮考一百九十六
禮考一百九十七
禮考一百九十八
禮考一百九十九
禮考二百

禮考二百一
禮考二百二
禮考二百三
禮考二百四
禮考二百五
禮考二百六
禮考二百七
禮考二百八
禮考二百九
禮考二百十
禮考二百十一
禮考二百十二
禮考二百十三
禮考二百十四
禮考二百十五
禮考二百十六
禮考二百十七
禮考二百十八
禮考二百十九
禮考二百二十
禮考二百二十一
禮考二百二十二
禮考二百二十三
禮考二百二十四
禮考二百二十五
禮考二百二十六
禮考二百二十七
禮考二百二十八
禮考二百二十九
禮考二百三十
禮考二百三十一
禮考二百三十二
禮考二百三十三
禮考二百三十四
禮考二百三十五
禮考二百三十六
禮考二百三十七
禮考二百三十八
禮考二百三十九
禮考二百四十
禮考二百四十一
禮考二百四十二
禮考二百四十三
禮考二百四十四
禮考二百四十五
禮考二百四十六
禮考二百四十七
禮考二百四十八
禮考二百四十九
禮考二百五十
禮考二百五十一
禮考二百五十二
禮考二百五十三
禮考二百五十四
禮考二百五十五
禮考二百五十六
禮考二百五十七
禮考二百五十八
禮考二百五十九
禮考二百六十
禮考二百六十一
禮考二百六十二
禮考二百六十三
禮考二百六十四
禮考二百六十五
禮考二百六十六
禮考二百六十七
禮考二百六十八
禮考二百六十九
禮考二百七十
禮考二百七十一
禮考二百七十二
禮考二百七十三
禮考二百七十四
禮考二百七十五
禮考二百七十六
禮考二百七十七
禮考二百七十八
禮考二百七十九
禮考二百八十
禮考二百八十一
禮考二百八十二
禮考二百八十三
禮考二百八十四
禮考二百八十五
禮考二百八十六
禮考二百八十七
禮考二百八十八
禮考二百八十九
禮考二百九十
禮考二百九十一
禮考二百九十二
禮考二百九十三
禮考二百九十四
禮考二百九十五
禮考二百九十六
禮考二百九十七
禮考二百九十八
禮考二百九十九
禮考三百

臨池心解終
尚道以華也
專意以辭華
詩書淵源
氣華中末
骨氣昔人
編詩

跋

先君子髻齏嗜書長而服習益深歷四十年無間寒暑自歐趙入門假途顏柳復由顛素希蹤二王旁及篆籀無不究心遇古刻名蹟不惜重貲購藏會倩馮君棲霞繪臨池契古圖以志嚮往又喜蓄古硯藏石中有松皮鸚鵡兩硯尤爲異品署所居曰雙硯草堂屬沈君竹賓作圖紀之每不肖侍側必論及作書體勢並一一指示用筆用墨之法諄切不倦今雖欲再聞提命何可得哉臨池心解一書固自言其生平致力之處有覽古而得者有會悟而得者隨筆錄存不更次第曩偶撰詩文成即棄去以意非專屬也惟百鴈詩尙留篋中是書曾擬刊本問世久而未果而先君子遽棄養矣因亟付梓人以爲後學津筏庶稍慰先靈於泉壤云不肖男運鴻運開運馨運瀾百拜謹誌

爲對學新書燕醉標我靈外泉響云不肖民庶斷斷敢聞垂鑒百拜勤請
留劑中某書曾擬狀本問世久而未果而決意于願棄養矣因垂林人以
香願神藥存不更次獲錢貳萬文取取棄去以意非專願出計百願請尙
得若願出心職一書問自言其坐平姓氏之類亦覽古而得善齊會計而得
吳許書翰獲並一一許示訊華用德之志轉世不計今懸燈再聞慰命同可
與武欲異品醫理且曰雙麻草堂藥方書曾覽計圖頃之披不肖計閱心儲
翰部爲對銷離願斯哭古圖以志辭封又喜書古麻藥汗中許效更願歸兩
願由由願案香額二王愛又兼辭無不安心殿古原心散不計重覽願歸會
武許干發換書書其面理實益願願四十平披開卷書自願無人門肆後隨

學畫淺說

繡水王槩安節著

世之論畫者或尙繁或尙簡繁非也簡亦非也或謂之易或謂之難
難非也易亦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法非也終於有法更非也
惟先渠度森嚴而後超神盡變有法之極歸於無法如顧長康之丹
粉灑落應手而生綺草韓幹之乘黃獨擅請畫而來神明則有法可
無法亦可惟先埋筆成塚研鐵如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而後嘉陵
山水李思訓屢月始成吳道元一夕斷手則曰難可曰易亦可惟胸
貯五岳目無全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馳突董巨之籬籬直躋顧鄭
之堂奧若倪雲林之師右丞山飛泉立而爲水淨林空若郭恕先之

紙鳶放線一掃數丈而爲臺閣牛毛繭絲則繁亦可簡亦未始不可然欲無法必先有法欲易先難欲練筆簡淨必入手繁縟六法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蓋可忽乎哉

六法

南齊謝赫曰氣運生動曰骨法用筆曰應物寫形曰隨種傳彩曰經營位置曰傳摸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成氣運必在生知

六要六長

宋劉道醇曰氣運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易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捨短六要也

蟲鹵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怪求理四長也無

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

三病

宋郭若虛曰三病皆係用筆一曰板板則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褊不能圓渾二曰刻刻則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結則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滯礙不能流暢

十二忌

元饒自然曰一忌布置拍密二忌遠近不分三忌山無氣脉四忌水無源流五忌境無彙險六忌路無出入七忌石只一面八忌樹少四枝九忌人物僵儻十忌樓閣錯雜十一忌滂淡失宜十二忌點染無法

三品

夏文彥曰氣運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鹿柴氏曰此述前人成論也唐朱景真於三品之下更增逸品王休復迺先逸品而後及神妙其意則祖於張彥遠彥遠之言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成謹細其論固奇矣但畫至於神能事已畢豈有不自然者若逸品則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與妙能議優劣哉若失於謹細則成無非無刺媚世容悅而爲畫中之鄉愿與媵妾吾無取焉

分宗

禪家有南北二宗於唐始分畫家亦有南北二宗亦於唐始分其人實非南北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驢以至馬遠夏彥之

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鉤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浩關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也

重品

自古以文章名世不必以畫傳而深於繪事者代不乏人茲不能具載然不惟其畫惟其人因其人想見其畫令人亶亶起仰止之思者漢則張衡蔡邕魏則楊修蜀則諸葛亮亮有南嶺圖以化俗晉則嵇康王羲之王廙書畫皆爲逸少師王獻之溫嶠宋則遠公有江山圖南齊則謝惠連梁則陶弘景弘景以羈放二牛圖謝梁武徵聘唐則盧鴻有草堂圖宋則司馬光朱熹蘇軾而已

成家

自唐宋荆關董巨以異代齊名成四大家後而至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爲

南渡四大家趙孟頫吳鎮黃公望王蒙爲元四大家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
雖屬逸品亦卓然成家所謂諸大家者不必分門立戶而門戶自在如李唐
則遠法思訓公望則近守董源彥敬則一洗宋體元鎮則首冠元人各自千
秋赤幟難拔不知諸家肖子近日屬誰

能變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
又一變也李成范寬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

鹿柴氏曰趙子昂居元代而猶守宋規沈啟南本明人而儼然元畫唐王
洽若預知有米氏父子而潑墨之關鑰先開王摩詰若逆料有王蒙而渲
淡之衣鉢早具或創於前或守於後或前人恐後人之不善變而先自變

焉或後人更恐後人之不能善守前人而堅自守焉然變者固有膽而不
變者亦有識

計皴

學者必須潛心畢智先功某一家皴至所學既成心手相應然後可以雜採
旁收自出鑪冶陶鑄諸家自成一家後則貴於渾忘而先實貴於不雜約略
計之

披麻皴

觀麻皴

芝麻皴

大斧劈

小斧劈

雲頭皴

雨點皴

彈渦皴

荷葉皴

礬頭皴

骷髏皴

鬼皮皴

解索皴

亂柴皴

牛毛皴

馬牙皴

更有披麻而雜雨點荷葉而攪斧劈者至某皴創自某人某人師法於
某余已別載於山石分圖之上茲不贅

釋名

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曰幹淡以鈍筆橫臥惹而取之曰皴再以水墨三四
而淋之曰渲以水墨衰同澤之曰刷以筆直往而指之曰摔以筆頭特下而
指之曰擢擢以筆端而注之曰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苔樹界引筆去謂之
曰畫畫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成煙光全無筆
墨蹤跡曰染露筆墨蹤跡而成雲縫水痕曰漬瀑布用縑素本色但以焦墨
暈其傍曰分山凹樹隙微以淡墨滷淅成氣上下相接曰襯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尖曰峯平曰

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嵯嵯間嵯下曰巖路與山通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山下有潭曰瀨山間平垣曰坂水中怒石曰磯海外奇山曰島山水之名約略如此

用筆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雲影明晦即謂之無墨王思善曰使筆不可反爲筆使故曰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

凡畫有用畫筆之大小蟹爪者點花染筆者畫蘭與竹筆者有用寫字之兔毫湖穎者羊毫雪鵝柳條者有慣倚毫尖者有專取禿筆者視其性習各有相近未可執一

鹿柴氏曰雲林之做關全不用正峯乃更秀潤關全實正峯也李伯時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則書亦透畫中矣錢叔寶遊文太史之門日見其搨管作書而其畫筆益妙夏景與陳嗣初王孟端相友善每於臨文見草而竹法愈超與文士薰陶實資筆力不少又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擘如徐文長醉後拈寫字敗筆作拭桐美人即以筆染兩頰而丰姿絕代轉覺世間鉛粉爲垢此無他蓋其筆妙也用筆至此可謂珠撒掌中神遊化外書與畫均無歧致不甯惟是南朝詞人直謂文爲筆沈約傳曰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庾肩吾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杜牧之曰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夫同此筆也用以作字作詩作文俱要抓着古人癢

處即抓着自己癢處若將此筆作詩作文與作字畫俱成一不痛不癢世界會須早斷此臂有何用哉

用墨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潘成畫夫學者必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鹿柴氏曰大凡舊墨祇宜畫舊紙做舊畫以其光銑盡歛火氣全無如林逋魏野俱屬典型允宜並席若將舊墨施於新繪金牋金箋之上則翻不若新墨之光彩直射此非舊墨之不佳也實以新楮繪難以相受有如置深山有道之淳古衣冠於新貴暴富座上無不掩口胡廬臭味何能相入余故謂舊墨留畫舊紙新墨用畫新繪金楮且可任意揮灑不必過惜耳

重潤渲染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董源坡脚下多碎石乃畫建康山勢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暈開山石加淡螺青於礬頭更覺秀潤以螺青入墨或藤黃入墨畫石其色亦浮潤可愛冬景借地爲雪以薄粉暈山頭濃粉點苔畫樹不用更重榦瘦枝脆即爲寒林再用淡墨水重過加潤之則爲春樹凡畫山着色與用墨必有濃淡者以山必有雲影有影處必晦無影有日色處必明明處淡晦處濃則畫成儼然雲光日影浮動於中矣山水

家畫雪景多俗嘗見李營丘雪圖峯巒林屋盡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闊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 凡打遠山必先以香朽其勢然後以青以墨一一染出初一層色淡後一層略深最後一層又深蓋愈遠者得雲氣愈深故色愈重也 畫橋梁及屋宇須用淡墨潤一二次無論着色與水墨不潤即淺薄王叔明畫有全不設色只以赭石淡水潤松身略勾石廓便丰采絕倫

天地位置

凡經營下筆必留天地何謂天地有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主意定景竊見世之初學據案把筆塗抹滿幅看之填塞人目已覺意阻那得取重於賞鑒之士

鹿柴氏曰徐文長論畫以奇峯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

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若無天密如無地爲上此語似與前論未合曰
文長乃瀟灑之士却於極填塞中具極空靈之致夫曰曠若曰密如於字
句之縫早逗露矣

破邪

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吳小仙於屠赤水畫箋中
直斥之爲邪魔切不可使此邪魔之氣繞吾筆端

去俗

筆墨間寧有穉氣毋有滯氣甯有霸氣毋有市氣滯則不生市則多俗俗尤
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學者其慎

旃

設色

鹿柴氏曰天有雲霞爛然成錦此天之設色也地生草樹斐然有章此地之設色也人有眉目唇齒明皓紅黑錯陳於面此人之設色也鳳擅苞雞吐綬虎豹炳蔚其文山雉離明其象此物之設色也司馬子長援據尙書左傳國策諸書古色燦然而成史記此文章家之設色也犀首張儀變亂黑白支辭博辨口橫海市舌捲蜃樓務爲鋪張此言語家之設色也夫設色而至於文章至於言語不惟有形抑且有聲矣嗟乎大而天地廣而人物麗而文章瞻而言語頓成一着色世界矣豈惟畫然即淑躬處世有如此所謂倪雲林淡墨山水者鮮不唾面鮮不噴飯矣居今之世抱素其安施耶故即以畫論則研丹攄粉稱人物之精工而淡黛輕黃亦山水之極致

有如雲橫白練天染朱霞峯矗曾青樹披翠鬪紅堆谷口知是春深黃落
車前定爲秋晚豈非胸中備四時之氣指上奪造化之功哉

又曰王維皆青綠山水李公麟盡白描人物初無淺絳色也淺絳色昉於
董源盛於黃公望謂之吳裝傳至文沈遂成專尙矣 黃公望皴傲虞山
石面色善用赭石淺淺施之有時再以赭筆勾出大概 王蒙多以赭石
和藤黃着山水其山頭喜蓬蓬鬆鬆畫草再以赭色勾出時而竟不着色
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

石青 畫人物可用滯笨之色畫山水則惟事輕清石青只宜用所謂梅花
片一種輕輕着水乳細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則頓成青粉矣 凡正面用青
綠者背面必以青綠襯之其色方飽滿

石綠 綠質甚堅先宜以鐵椎擊碎再入乳鉢內用力研方細用蝦蟇背者佳青綠加膠必待臨時以極清膠水投入碟內再加清水溫火上略鎔用之用後即宜撇去膠水不可存之於內以損青綠之色謂之出膠若出不盡則次回取用青綠便無光彩若用則臨時再加新膠水可也

硃砂 用箭頭者良次則芙蓉塊疋砂

雄黃 揀上號通明雞冠黃研細水飛用之但金上忌用金箋着雄黃數月後即燒成慘色矣

傅粉 研粉必須手指以鉛經人氣則鉛氣易耗也

張心齋曰近見畫人面者竟不用粉以製赭石塗之雖經久不變色惜製赭石法不肯傳人耳

調脂 須用福建胭脂張心齋曰杭州胭脂邊甚佳

藤黃 當揀一種如筆管者曰筆管黃最妙 舊人畫樹率以藤黃水入墨
內畫枝幹更覺蒼潤

靛花 福建者爲上凡靛花四兩乳之必須人力一日始浮出光彩 凡製
他色四時皆可獨靛花必俟三伏蓋必置烈日中一日晒乾乃妙若次日則
膠宿矣

赭黃色 藤黃中加以赭石用染深秋樹木葉色蒼黃自與春初之嫩葉淡
黃有別如着秋景中山腰之平坡草間之細路亦當用此色

老紅色 樹葉中丹楓鮮明烏柏冷豔則當純用硃砂如柿栗諸夾葉須一
種老紅色當于銀硃中加赭石

蒼綠色 初霜木葉綠欲變黃有一種蒼老黯淡之色當於草綠中加赭石

用之秋初石坡土逕亦用此色

和墨 樹木之陰陽山石之凹凸處於諸色中陰處凹處俱宜加墨則層次分明有遠近向背矣若欲樹石蒼潤諸色中盡可加以墨汁自有一層陰森之氣浮於丘壑間但硃色只宜淡着不宜和墨

絹素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周昉韓幹後方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僊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畫闔立本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僊絹徐熙絹或如布宋有院絹勺淨厚密有獨梭絹細密如紙闊至七八尺元絹類宋元有宓機絹亦極勻淨蓋出吾禾魏塘宓家故名趙子昂盛子昭多用之明絹內府者亦珍等宋織 古畫

絹淡墨色却有一種古香可愛破處必有鯽魚口連有三四絲不直裂也直裂者僞矣

礬法

絹用松江織者不在銖兩重只揀其極細如紙而無跳絲者粘幘子即杼子也之

上左右三邊

其邊若緊須打濕粘不爾則扯不開矣

幘下以竹簽簽之以細繩無交互纏幘

莫

死

待上礬後扯平無凹無偏

然後打死結

如絹長七八尺則幘之中間宜上一撐

棍凡粘絹必俟大乾方可上礬未乾則絹脫矣礬時排筆無侵粘邊侵亦絹脫矣即候乾不侵粘處因梅天吐水而絹欲脫則急以礬摻邊上又萬一侵邊而有處欲脫則急以竹削鼠牙釘釘之礬法夏月每膠七錢用礬三錢冬月每膠一兩用礬三錢膠須揀極明而不作氣者近日廣膠多入麩麩假造

不堪用礬須先以冷水泡化不可投熟膠中投入便成熟礬矣凡上膠礬必須分作三次第一次須輕些第二次飽滿而清清上之第三次則以極清爲度膠不可太重重則色慘而畫成多迸裂之虞礬不可太重重則絹上起一層白鋪畫時滯筆着色無光彩凡畫青綠重色畫成時宜以極輕礬水以大染筆輕輕托色上裱時方不脫落絹背襯處亦然礬時幘子宜立起排筆自左而右一筆挨一筆橫刷刷宜勻不使其漬處一條一條如屋漏痕如此細心礬成即不畫亦屬雪淨江澄殊可諦玩若畫遇稍麓之絹則用水噴濕石上搥眼匾然後上幘子礬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耳至倪雲林字法道逸

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文衡山行欵清整沈石田筆法灑落徐文長詩譎
奇橫陳白陽題誌精卓每侵畫位翻多奇趣近日俚鄙匠習宜學沒字碑爲
是

煉碟

凡顏色碟子先以米泔水溫溫煮出再以生薑汁及醬塗底下入火煨頓永
保不裂

洗粉

凡畫上用粉處微黑以口嚼苦杏仁水洗之一二遍即去

揩金

凡金箋金扇上有油不可畫以大絨一塊揩之即受墨矣用粉揩固去油但

終有一層粉氣亦有用赤石脂者終不若大絨之爲妙也

礬金

凡金箋金起難畫及油滑膠滾畫不上者但以薄薄輕礬水刷之即好畫矣
如好金牋畫完時亦當上以輕礬水則付裱無迸裂粘起之患

(B)
908.1
4435
1936
v.1
no.7
741
0376527

李長蘅詩集

(B)
908.1
4435
1936
v.1
no.7
pt.1